

# 揭秘豫东麦田下的“地下长城”

“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看过电影《地道战》的人们，一定会想起这熟悉的旋律，更不会忘记电影拍摄地河北清苑县冉庄的地道。它们究竟怎样？是如何修建的？现状如何？



沈翔 摄

## 豫东麦田下的秘密“长城”

出民权县城北行30公里，李馆村。我们要去的李馆地道，就跟李馆村有关。

李馆地道并不在李馆村，它在老李馆村的遗址上，现在的李馆村是因为洪水迁建出来的。沿着一条曲折的乡间土路，向西北行走不过一公里，一角围墙从树丛闪出来。收割麦子的村民说：那就是李馆地道遗址了。

大门没有关闭，迎门而立的是一块纪念碑。“李馆地道遗址”六字有些模糊不清，这是1986年竖立的纪念碑。其后是三间破旧的红瓦砖房。“谁呀？”听到脚步声，一个老人应声而出。

老人叫赵松武，今年78岁，李馆村人。论起老人的历史，村里人都能细说端详：1944年，刚满14岁的赵松武在李馆村地下党的带领下，报名参军成了一名小八路。1945年，赵松武所属的部队开始与日本鬼子打游击战；1949年淮海战役结束后，赵松武随部队横跨长江，转战到湖南、四川等地；1953年因病复员回家。

从1990年起，赵松武开始看管李馆地道，报酬是每月10元钱的工资，外加8亩公地的收入。

这8亩地就在三间房子的左、右和后面，种植的小麦已然熟透，静静等待收割。而地道，就在这块麦田之下。一阵风过，麦子起伏摇曳之中，地面裸露，丝毫不见地道踪影。这个神秘的“地下长城”，把自己的秘密隐藏得很深。

## 没有地图走不出“地下长城”

这里是豫鲁交界地带，站在房后的麦田里北望，有村庄隐约出现在树丛间，那即是山东曹县的单楼村。李馆地道与两公里外的单楼村的地道相通，一直向北蜿蜒数十里。

赵松武说，老李馆村1940年代建立有地下党支部，也是一个地下交通联络点，需要经常跟附近的党组织联络，因而打通了跟附近村庄地道的连接。向南，一直通到今民权县胡集乡，那里距老李馆村二十公里，并且也建立了党支部；向北，一直通到今曹县的代庄乃至韩集，距老李馆村有15公里左右；从距老李馆村4公里的代庄往西，通到马庄、孙庄等四五个村庄，

一直延伸到河边出口；代庄向东，一直蜿蜒到张康、付庄等村庄，再延伸到河湾出口。

“大概有好几十个村庄的地道连成了一块，需要互相联系时，地面上盘查得严格不好通过，就走几十里的地道过来。”赵松武说。

日军在今兰考的许和乡设有10多人的小分队，下配置数百名伪军。每隔十天半月，日本小分队就带领伪军下乡扫荡。日本小分队机枪厉害，地方武装组织没办法就赶紧躲进地道，找机会袭击。

赵松武说，地道内设置有转盘，不熟悉状况的敌军黑暗中在里面转来转去，很难找到出口和入口；还有众多的卡口，过狭窄的卡口时没有丝毫的抵抗力；还有众多的翻板陷阱，一不小心踩上翻板，就会掉进两三米深的陷阱，被活活捉住；更要提防躲在洞里的人伸出来的腿，以免被摔个嘴啃泥，遭到背后袭击。

即使没有这些重重的机关，他们在长达数十里的地道里，摸来摸去也很难摸到出口。每挖好一段地道，都要画出这段地道的地图，然后再跟附近各村的地道图拼接起来，形成一幅完整的地下交通图。

这幅交通图对于每一个进入地道内的人来说非常重要，即便经常进入地道的人，如果没有交通图，走得远了也经常会在里面摸来摸去，找不到出口。

## “地下长城”穿过河底延续到山东

李馆地道是怎么挖成的？85岁的赵庆恩非常清楚。

赵庆恩在二哥赵景山的影响下，十几岁就成了儿童团的团长，曾参与和领导了李馆地道的挖掘。

说起李馆挖地道的历史，赵庆恩如数家珍：最先挖地道的是村民赵锡武。赵锡武

1938年就外出加入了共产党；1940年，他回到李馆村，秘密建立党支部；1941年赵锡武开始在自己家挖地道，用以躲避敌人的搜捕和藏身，效果非常好；他进一步优化和改进了自己家的地道，并在党支部成员赵玉春和赵景山等人家中作为样板进行推广。

1942年，为了斗争的需要，李馆村开始大规模地挖掘地道，动员了村里二三十名年轻人，每人分一块地方，连夜挖掘。

赵庆恩说，每夜只能挖上10多米长。因为怕被发现，又不敢大张旗鼓地进行，天亮后赶紧把洞口盖好，并隐秘处理好挖出的黄土，以免被日本人和汉奸发现。

1943年，赵锡武、赵玉春和赵景山领导的党支部撤走，赵庆恩成为村内挖地道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这个时候，村内的地道已经形成规模，但与外界的联系，还不很方便。为了打通与临近村庄的地下联系，1944年，他组织人手挖通与南边胡集的地道，又决定与北边山东的单楼村连通，以便与山东方面四通八达的地道网络形成一体。

单楼村与李馆村相距两公里，在这么长的地下挖一条通道相当困难，而且两村之间还隔着一条小河，河水有一人多深，要想打通地下通道势必要在河底开挖通道，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渗水问题很难解决。但他们还是想尽了办法，采用“隧道”的形式，将河底挖出的地道用砖石砌起来，很好地解决了渗水问题。

## 记者体验一：被转盘转晕后回到原地

李馆地道的现状如何呢？赵松武说，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

问题，只是在耕田和盖房子的时候，偶尔发现地面下陷，才想起地下还埋着这段历史。

1958年，山东境内的几座水库发大水，这些地下长城基本毁于一旦。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文化部门偶尔发现了现存的这段地道，才进行保护。上个世纪80年代，李馆地道成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赵松武说，现存的这段地道不足百米，墙壁已经用砖石砌起，转盘、卡口、躲洞、气孔和密室等，都还存在。

百闻不如一见，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我们要求赵松武老人带我们下去见识见识。

他摸索出一把钥匙，打开东头一间房子，只见迎门放着几顶花圈，是前来参观的小学生们敬献的，墙上还有一幅烈士的画像。

花圈之东靠近后墙处，安放做饭的灶台，灶台上放灶锅的圆口，显然是地道的出口。“当年这里放着锅，谁也发现不了；人从地道里出来时，只需要把锅顶起来，就可以从灶台口爬出来。”赵松武说。

不过为了参观需要，紧挨灶台南侧斜向北开了个入口，可以轻松进入地下一两米深处。

我们从斜入口轻松而下，瞬间进入一个黑暗的世界，什么也看不到，只能弓腰摸索着墙壁走，稍微直下身子就碰到了顶部。地道高约1.7米左右，宽也只有不到1米，这对身高1.8米多的记者来说，未免有点艰难。

摸索着走上一段，记者发现又返回到入口处。原来这里设置了一个转盘，这段地道正好是一个圆圈形状，记者摸索了半天还是转回了原地。这让记者初步对迷宫这个概念有了感性的认识。

## 记者体验二：地道之内陷阱、密室重重

“地道靠北侧有个卡口，可以更深入地进入。”赵松武老人说。我们好不容易在一个地道墙壁底端找到了一个卷形的小门，这就是所谓的卡口了。

瘦弱的赵松武老人费了好大劲才钻进去，对于记者来说，难度似乎更大了一些，蹲着进似乎不可能，只有艰难地爬入。可以想象，如果记者是日本鬼子或者汉奸，进入这个卡口时，赵松武老人可以多么轻松地干掉他们。

卡口之内的地道似乎更低了一些，记者的腰弯得更厉害。走上几米，赵松武突然不见了。“我在这里。”他大声招呼。原来地道西侧墙壁上开了个半米高的洞口，他半蹲着藏在了里面，并向外伸出了一条腿。

“鬼子黑灯瞎火地进来，冷不防这里有一条腿，肯定会把他绊个嘴啃泥，这样可以轻松地摁着他。”赵松武解释道。赵松武所蹲的洞叫躲洞，每隔四五米都会设置一个，而且在洞口附近还会附置一个翻板陷阱，绊下去，鬼子或汉奸直接就摔进了陷阱，连摁的力气也可以省掉了。躲洞附近地道半腰还设置一个长方形的小洞，是用来放灯烛照明用的。

走上一二十米，地道墙壁东侧又有一卡口，显然为另一条地道的入口。这条地道只有10多米长，走到尽头又一卡口出现，进入后才发现是一个圆形的密室，宽大舒畅，可自由站立。这里为召开秘密会议或领导休息所。

从这个分支地道退出来继续北行几十米，就到了直通地面的出口。显然这个出口是后来加工的，原来的出口在其下的沟渠内，为密密麻麻的荆棘所覆盖。据《东方今报》

# 灾区女囚“回家”：跪倒在父亲坟前

“5·12”特大地震中，四川省监狱有9241名罪犯家庭遭受不同程度的变故和损失。震后，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开展“回乡看亲人，感恩促改造”活动，在地方司法、公安部门配合下，监狱警察带押部分罪犯踏上探亲之路。王玉是其中的一名。在一片草坪上，一直微笑着的她，突然大哭。此时，她刚刚谈到地震，以及地震之后的经历。

王玉，44岁，四川省都江堰市聚源镇人。因犯故意杀人罪，王玉被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同年被送往四川省女子监狱服刑改造。后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减刑为无期徒刑。

以下是王玉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口述。

## 心绪：我好想变成一只鸟

自2005年到四川省女子监狱服刑至今，已有三年多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就在周而复始的改造中过去，除了想家，似乎我的大脑一直麻木着。我计算不出“无期”离回家的路究竟有多长？究竟有多远？故乡在我日日夜夜的牵挂和期盼中，变得像我的刑期一样遥不可及。

我常常朝着家的方向，思念着亲人和朋友，我不知道还要付出多少艰辛的努力和等待，才能再次踏上那条回家的路！漫长的刑期常常压得我喘

不过气，曾以为自己要在这心灰意冷的日子里艰难地走完改造之路……

5月12日，天气格外闷热。下午2点28分，一阵剧烈的震动让门窗哗哗地响起来……

在余震肆虐的那几天，作为一名罪犯，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人关心我们。在地震发生的时候，警官们根本就没有因为我们是戴罪之身而放弃我们，反而在每一次震波传来之时，她们都会第一时间镇定自若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指挥疏散。……我后来才知道，当时，她们自己都还来不及和家人联系，来不及互报一声平安。

监狱组织我们收看了电视。屏幕中的故乡满目疮痍，那一张张悲痛的脸，一座座夷为平地的房屋令我触目惊心。

一想到生我养我的故土家园惨遭天灾，一想到至亲至爱的亲人们很可能在灾难中永远离开这个世界，我的心就揪成一团，悬在空中，我几乎一步不离地守在电视机前，牵肠挂肚又眼睁睁地关注着每一条和家乡有关的消息，爱莫能助。

我的心彻底乱了，脑海中只有一个愿望，我好想好想变成一只鸟，飞回故乡，飞到亲人身旁！可一看到自己身上穿的囚服，我从未有过地恨自己！恨自己的无能，恨自己这戴罪之身！

跪在父亲的坟前，我流下了忏悔的泪水。我曾经置法律于不顾，曾经以千万个理由在法庭上替自己开脱罪行

可是，当灾难来临时，家乡的亲人没有抛弃我。当我重返故土的那一刻，所有的亲人、朋友都给予我有力的拥抱，给了我最深厚的宽容

## 经历：跪倒在父亲坟前

在我最痛苦、无助、绝望的时候，监狱领导将我们家在灾区的服刑人员的详细地址和电话都做了及时的统计，并连续数天帮我们联系家人。

这一切，我起初并不知道，直到警官通知我们拨打亲情电话。那一刻，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其实，监狱还在震后第一时间，以亲情短信的方式向每名服刑人员的亲属，发去了平安短信，以此互报平安，让我们的家人在高墙外放心。

接连好几天，我都在努力拨打亲人的电话，在一次次的失望、惊慌、忐忑不安的拨打之后，我终于和家人取得了联系！电话中，家人那熟悉的声音，顿时让我的眼泪喷涌而出。

在这场突如其来地震，监狱为了让我们能够早日从痛失亲人和家园的巨大悲痛中勇敢地走出来，为了我们能继续积极地改造，为了安抚我们支离破碎的心，决定让我们探亲，让我们“回家”一趟！

2008年6月6日上午7点，我们在我们监区长、教育科长以及其他四位警官的陪同下，踏上了去都江堰的路。

车窗外，一切景象都已不再是原来的模样，昔日宽阔的马路已被乱石阻断，漂亮的楼房东倒西歪，千疮百孔，遍地都是临时搭建的帐篷……

上午11点，监狱的车辆终于到达都江堰聚源镇我的家中。68岁的老母亲白发苍苍，泪眼婆娑，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地抱着我，说：“现在真像做梦一样，这是真的吗？”

家人七嘴八舌，对我讲着灾难发生后的惨状，更多的是救援官兵如何奋力抢救，中央领导如何亲临救援现场，政府如何发放帐篷和救援物资，志愿者们如何一刻不停地帮助灾后家园重建。我不断地告诉我：谁家的老人被官兵救了，谁家的孩子在学校的废墟中被挖出来。他们又说，政府是怎样怎样关心灾区人民，自己该如何自强自立，不等不靠、重建家园……我听着，哭着！哭着，听着！心灵经历着一次次人间真情的洗礼！

中午12时，我同兄弟姐妹一起，去父亲坟前祭奠。由于车辆无法通行，监狱警官就陪我们一起翻山步行。跪在父亲的坟前，我流下了忏悔的泪水。我曾经置法律于不顾，曾经以千万个理由在法庭上替自己开脱罪行。可是，当灾难来临时，家乡的亲人没有抛弃我。当我重返故土的那一刻，所有的亲人、朋友

都给予我有力的拥抱，给了我最深厚的宽容，最亲切的问候，最大的鼓励。

最让我无法忘记的，是妹妹对我说的一句话：“现在这样的時候，你却没有一点理由不好好改造，没一点理由不对这一切心怀感恩啊！”

感悟：生命如此宝贵和脆弱 在这个看似一如往常的初夏，浩劫般的大地震改变和震撼了我。现在，我每天都有种浴火重生般的清醒和庆幸，都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感激和振奋……

经历了这次劫难，我第一次强烈意识到生命的宝贵和脆弱。我们能来到这个美好的世界上是多么不易呀！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生命多了一层更深的理解和珍爱。是的，我的刑期还很长很长，但它并不是没有尽头，只要我心中装满对生活和社会的感恩，只要我不放弃信念，就一定会从这里走出去，就一定能与亲人们团聚在一起，就一定能为家人、为社会，为我的家乡做点什！

面对党和政府的大德大爱，我这戴罪之身又怎能无动于衷呢？我要用一颗感恩的心，面对身边每一个人，用真诚的认罪、悔罪、赎罪的实际行动去努力战胜自我，改造自我。让人生得以重塑！

据《法制日报》